

第八十一章 歸路有血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十三郎聽到這句話，沉思片刻，沒有回答，而是站了範閑的麵前，緩緩抽出了腰間的佩劍，今日的十三郎不是行走於天下經曆人心的青幡算師，而隻是跟隨範閑左右，不肯獨活的劍客。

範閑表情變得嚴肅起來，右手攀至後背，抽出大魏天子劍，劍光若秋水，與不遠處的海水一映，更加蕩漾。

沒有任何征兆，無聲無息的劍便刺到了範閑的麵門前一尺處。

這是範閑第一次真正看見王十三郎動劍，也才明白為什麼四顧劍將自己的衣鉢全數寄托在這位年輕人的身上。毫無疑問，十三郎對於劍意的領悟已經到了一個極高的境界，心念一動，劍尖便至，竟似乎已經超出了環境的束縛。

這就是心意堅韌所帶來的恐怖境界，十三郎一旦動劍，心中便沒有任何雜念，隻有這把劍。

範閑手中的天子劍還斜指著四十五度的天空，根本來不及反應，麵色蒼白，腰後雪山處的霸道真氣一炸，於刻不容緩之際，強行拔起身形，像一隻沙鷗般振起雙翅，飄飄蕩蕩地向沙灘後方滑去。

一滑便是十五丈，這完全不像是人類所應該擁有的詭異身法。

王十三郎一劍刺客，劍尖的寒芒緩緩收斂，而身前的沙灘上卻無來由地出現了一道劍痕，就像是有人行過，有劍行過。

深深的一道痕跡。

...

二人相隔十五丈，範閑的手裏還緊緊握著那把天子劍，他忽然間產生了一種錯覺，十三郎這看似清淡直接的一劍，竟有了些當日東夷城城主府內。影子凝結了數十年功力心意仇恨而刺出的驚天一劍的味道。

他怔怔地看著沉默地十三郎。半晌後說道：“好霸道地一劍。”

話語出口。他才發現自己地聲音有些沙啞。想來是為了避開這簡單地一劍，自己體內地真氣在極短的時間內提升太多，從而震傷了自己的肺脈。

範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臉上蒼白的臉色漸漸回複尋常。深深地看了十三郎一眼。說道：“一往無前。這確實是你地手段。隻是往常你並沒有這麼快。這般強大。”

“我練了霸道真氣，隻是連第一關都沒有辦法過，但體會到了這種功訣地味道。”王十三郎一劍無功，緩緩閉上眼睛，說道：“我已經想通了。貪多嚼不爛。我有手中地劍，何必再學慶帝地絕學？”

無名功訣太過霸道。尤其是在度過第一關口時，那種心神與身體完全割裂。完全衝突。無法控制地感覺太像走火入魔。當年範閑之所以輕而易舉地度過這一關。是因為他前世最後的歲月。都是在**渡過。他早已經習慣了渾身上下不能動彈隻有腦子能動的植物人歲月。

所以知道王十三郎並沒有能夠踏上霸道功訣的道路，範閑並不吃驚。他隻是吃驚於十三郎的悟性之高。居然在這麼短地時間內，便察覺到了霸道功訣地凶險，並且擁有如此高的智慧明斷，馬上中止了關於這方麵地求索。

“如果剛才我躲不開這一劍，你會不會殺了我？”範閑翹起唇角，微嘲問道。

王十三郎沉默片刻後搖了搖頭。他有些疲憊，直接坐了下來，就坐在了微濕的海濱沙灘上。那一劍看似簡單。隻是一個基本地屈肘動作，但要爆出如此快地速度，挾上如此絕決地態勢，已經損耗了他太多地精力。

在短時間內，十三郎不可能再刺出同樣地第二劍，就像影子在城主府中。也隻能對四顧劍刺出那一劍。

範閑清楚地掌握了這一點，緩緩抬步。走向了十三郎的身邊，帶著一種莫名地情緒說道：“很多人都說貪多嚼不

爛，連你也有這樣地明斷，可我往常總以為藝多不壓身。難道我錯了？”

他的眼中閃過一絲淡淡的疑慮：“天下四大宗師，加上我那位瞎子叔，五門絕藝裏我掌握了四門，就連葉家的流雲散手。也被我摸到了大致的訣竅。”

他坐在了王十三郎的麵前。皺著眉頭說道：“天下，不。應該說從古至今，學會了這麼多絕學地人，隻有我一個，然而今日的我，卻被你一劍逼退，我學這麼多有什麼用？”

“能學會這麼多，就已經說明你是世間最可怕的那個人。”王十三郎心性簡單卻不是大寶那種人，他極為敏銳地查覺到範閑心中漸漸升起地那種挫敗感覺，看著他的眼睛說道：“任何一門武技，都需要我們用最專注的意念，一生的時間去修行去實踐去完美，更何況是大宗師們留下的絕學...大人能夠在二十幾年的短暫歲月裏，將其中四門修行到極致，這已經足夠令人瞠目結舌。”

範閑修行了四大宗師地絕學，然而在王十三郎的這一劍

卻必須暫退，他不由想到了四顧劍的境界，以及皇帝界，心中生出了難以抑止的黯然。

王十三郎看著他的雙眼輕聲說道：“你的悟性極好，尤其是基礎打的無比之牢，加上這麼好的運氣...你應該是天底下最厲害的那個人了。”

“我的悟性隻是中人之資，尤其是在你和海棠朵朵的麵前。”範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說道：“我所能夠倚仗的，隻是勤奮二字，隻是人力有時窮，就算我比如今再勤奮一倍，可是依然沒有辦法戳破那張紙。”

今日之範閑，麵對著王十三郎如天外來的一劍，也能夠瀟灑灑地避開，再加上他一直藏在袖中，藏在體內的那些絕學，尤其是以他陰險的戰鬥性格，再加上監察院所賦予他的那些機巧...

他有自信，不論麵對著世間任何一位九品強者，他都可以擊敗對方。就連王十三郎，或者海棠，或者說是狼桃，雲之瀾，一旦與自己對上，最後死的。一定是對方。

當葉流雲離開這個世界後。不論是權勢還是個人修為，範閑都毫無疑問是天下第二人。

王十三郎也從先前範閑那次看似輕鬆隨意的滑退中，感受到了這一點，心頭生起淡淡的凜然之意，他看著範閑，始終想不明白，對方也不過是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。是怎樣將自己的修為提升到如今這種境界。

天下三位年輕人的境界如今相仿。隻是範閑比他們二人更狠，手段更多。

“你那一退是怎麼退出去地？”王十三郎眯著眼睛問他。

範閑沉默很久，沒有回話，隻是回首盯著海上漸起漸伏地白色浪花。在東夷城已經呆了許久許久，苦荷大師留下的那個冊子，深深地印在他的腦海之中，每每在海邊冥思之時，那些字眼都會往他的腦子裏灌注，雖然還是不明白大部分的意思。但是很玄妙的是，隻要自己去想，似乎身體內外便有些很細微的因子開始互相呼應。

他地身體輕了起來，他地動作快了起來，他體內真氣的回複速度也快了起來，似乎天地間真的有那種看不到，摸不到的元氣，願意隨著他的心念來補棄他的損耗。

隻是這種補棄令他有些心悸，這難道就是西方的法術？對於不知道根底的東西，人類總是會有恐懼。而更令範閑漠然的是，那本小冊子給他帶來地改變，並不足以解決太多問題，那種補充的速度太慢。那種境界的提升太小...

天下第二。似乎永遠隻能是天下第二。

有那麼一瞬間，範閑甚至想到。自己是不是犯了一個天大的錯誤，不論是苦荷大師，還是四顧劍，不論是葉流雲還是皇帝陛下，這些人間最頂端的人物，不論是意志之堅定，還是修行之勤奮肯定遠在自己之上，可是這幾位大宗師都隻是一世修行自身的絕學，而從來心無旁騖。

自己學的東西太多，會的東西太多，太過雜亂。

範閑有種感覺，隻怕十三郎和朵朵將來突破那張紙要比自己更容易一些，這大概就是四顧劍所說過的心意了，自己的心意還是不如這兩個人堅定，因為自己太過害怕，所以不惜一切代價在尋找讓自己變強地方法。

這種刻意或許便落了下乘，可是他真的害怕，他怕死，他怕自己在意的人死。

“我後日便要回京了。”範閑的唇角忽然泛起一絲微笑，輕聲說道：“隻要東夷城不亂，至少眼下地天下還是太平

地，我何必操心那麼多事情？”

是的，東夷城歸於慶國疆域，雖然有些此起彼伏地動亂，但在慶國強大的軍力壓製，與東夷城上層人物的配合下，根本掀不起大的風浪。

皇帝陛下對範閑的信任依然，陳萍萍馬上就要離京養老，範閑想到此節，迎著海風站立，覺得無比舒爽，不論五竹叔會不會回來，似乎就這樣順著趨勢走下去，自己與皇帝老子之間總能夠找到第二條道路。

流血不見得是必需的。

...

流血是必需的。

當初秋風開始在東夷城後的小山丘裏穿行時，範閑終於料理定了東夷城內的大部分事務，等到了大皇子和雲之瀾的歸來，東夷城歸降後發生的第一次大動亂，終於在雙方的合作下，撲熄在小梁國國境之內，那位大儒辜先生**而燃起的火焰，很快地便被血水燒熄，並沒有能夠蔓延多久。

小梁國一共死了四百餘人，這些有血性的東夷人，不幸躺在了血泊之中。

範閑看完了大致的奏章，與大殿下交代了一番事務，便登上了離開東夷城的車隊，他又要再次回京都述職了。

征服一片國土，所帶來的，便是這些遠征之臣們，日複一日的緊張與

殺戮。

大皇子與範閑分手後，便帶著駐軍冷眼旁觀著東夷城內的每一處動靜，此時的他與範閑，都覺得大勢已定，就這樣慢慢折騰下去，不論是南慶朝政，還是天下大勢，都會處於一種可以控制的範圍之內。

所以這兄弟二人的心情都非常不錯。秋高氣爽的時節，心中也是無比清爽，拋除了所有地煩惱。

甚至範閑都可以暫時不用去考慮十家村的問題，過去的問題。至於那位朝中紅人賀宗緯。在他的眼中更隻是一個小醜，根本影響不了任何事情。

今天是個好日子。這些天都是範閑這一生中難得地好日子。

黑色的監察院車隊離開了東夷城。緩緩地行走在回京地官道之上。範閑並不急著回京。看一看四周金黃微黃深黃。各色雜然地漂亮樹葉，和那些被塗抹成油畫般地秋山，也是一種難得地享受。

當然。這一路上地血還在不停地流著。身為慶國權臣。劍廬主人，侵略者的代表人物，慶帝最寵愛的私生子。一路返京地範閑。自然成為了東夷城四周諸侯國地義軍。亂民們攻擊的第一目標。

說亂民或許不合適。應該說是義士。仗義每多屠狗輩，東夷城內不肯接受投降，勇敢地進入山林。與慶國侵略者進行遊鬥的人們。大部分都是所謂地江湖人士。這些身有武力地人們。在維護自己地道德準則方麵。明顯表現的更直接一些。

不知道這些人是怎麼查知了範閑離開東夷城的時間。掌握了監察院車隊回京地路線，一路都開始向黑色馬車裏地慶國權臣發起了暗殺，甚至是自殺性攻擊地衝擊。

直抵燕京約摸二十天地時間，黑色地車隊竟一共遇襲七次，燕京方麵接應地軍隊以及紮在交界處的黑騎並沒有進來接應，大皇子也隻是拔了個千人隊給範閑，所以應付這七次大的襲擊，竟是相當的辛苦。

範閑再也沒有了賞景的興趣，而是陷入了沉思之中。他個人的安全沒有問題。來襲的義軍們往往在扔下無數屍首後。不得已撤退，但他的屬下，尤其是大皇子屬下的西征軍，也為之付出了不少代價。

因為陷於不停歇地攻勢之中，京都那邊地絕密院報，已經有三天沒有到了。

範閑掀開馬車的車簾，眯眼看著西方，在心中暗自祈禱。京都那邊一切平安，自己在意的人一切平安。

...

當範閑在穿山越嶺的那一邊。慶國的國境之內，也有一個長長的车隊正在孤獨的夜路裏前行。這列車隊也是純黑

色的，當中那輛極寬闊地馬車中，有一位老人家，雙膝上蓋著羊毛毯子。他的眼光有些渾濁。看著夜裏地道路，覺得這條路似乎將永遠沒有盡頭。

監察院前任院長。暗中執掌慶國黑暗力量數十年，慶帝最忠誠的臣子，慶國文官最痛恨地大敵，北齊人和東夷人最害怕的老賊，曾經影響了整個天下局勢的大人物，陳萍萍老大人，終於踏上了歸老的旅途。

這一次離開京都，並不是回老家省親，而是回老家定居。一等功，賞賜無數，回家養老，是陛下給這條老黑狗難得地榮耀，慶國所有地文臣都是這樣認為的。

陳萍萍地家鄉在慶國的東方，如果從地圖上看，就在東夷城的下方，但是距離澹州，膠州都有相當遠的距離，相反離江南還要近一些。那裏是一片並不怎麼發達的貧困地區。

歸老的孤獨車隊，離家鄉還有很遠，這一天，車隊隻是經過了達州，這是陳萍萍返鄉必經的一處州郡。

車隊沒有通知沿途的官府，以免又驚得所有的官員都誠惶誠恐地出來向老院長磕頭。

然而今天的達州卻是***通明，官府裏的衙役們，正在刑部上官的嚴厲嗾斥之下，忙碌地四處搜尋著什麼，查找著什麼。

陳萍萍的眼睛眯了起來，他不記得達州裏有什麼重要的人物，他掀開車簾，招來了身旁一位麵相陌生的官員，輕聲問了幾句。

那名官員麵容陌生，然而那雙眸子裏帶著一股洞悉世情後的狡黠，溫和笑著應道：“提司大人回京的時候，咱們早就到了。”

陳萍萍有些疲憊地嗯了一聲，眼神裏卻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，他想到了離開京都前，在皇宮裏與陛下的那番對話，他已經瞧出了陛下心中最深處的那些意思。

這個世界上，沒有比陳萍萍更了解慶帝的人，所以他的眼神很複雜。而馬車旁那位陌生官員盯著***通明的達州，盯著那個突出重圍的血人，眼神在震驚之餘，也變得複雜了起來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